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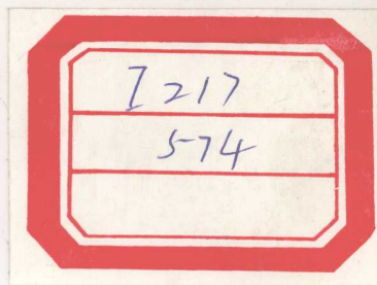
王古君诗文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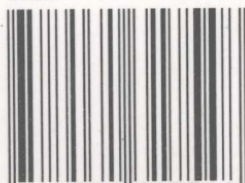
中短篇小说卷 双案奇冤

3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ISBN 7-5313-1754-0



9 787531 317548 >

ISBN7-5313-1754-0/I • 1535

全书五卷总定价(软精)150 元
(精) 200 元

王占君诗文选

中短篇小说卷
双 案 奇 冤

3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占君诗文选

3

中短篇小说卷 双案奇冤

著 作 者:王占君
责任编辑:王大学
责任校对:田春阳
封面设计:伟 群

出 版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邮 编:110001
地 址: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
电 话:3864927

印 刷 者: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
地 址: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主路 145 号

发 行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
字 数:348,000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14 $\frac{1}{2}$
印 数:(全)1—5000
版 次:199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13—1754—0/·1535

全五卷总定价:(软精)150 元

(精) 200 元

封面题字 沈 鹏

封面摄像 景立平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..... (双家奇谈) 双家奇谈

..... (双家奇谈) 音八金琴奇世世

..... (双家奇谈) 圆美双

短篇小说 (双家奇谈) 王公府邸

..... (双家奇谈) 王公府邸

下班以后 3

退休 7

对号入座 14

标准件 16

“老学究”三顾“茅庐” 19

他 23

一只鞋 26

一百个花盆 29

于傻子娶亲 33

二大娘私访 38

买石头的女人 42

红心相连 54

往后可别这样了 58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双案奇冤(公案小说)	67
绝世奇珍金八音(侦破小说)	129
双美图(言情小说)	182
雁翎公主(历史小说)	256
金砖之谜(社会小说)	328
白旋风与红孩妖(传奇小说)	354
港姐和她的黑仆人(言情小说)	396
气功师抗倭传奇(武侠小说)	435
后记	477

短篇小说

下班以后

“当当当……”墙上的挂钟响了五下，下班时间到了。我急忙脱下工作服，洗好了手，准备锁门回家吃饭。

我们这个薄铁修理门市部，就两个人：一个是我；另一个是门市部“主任”——我的师傅老张头。今天下午，张师傅到厂里参加党员大会，听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。我自己顶了半天门市，好不容易盼到下班。我的朋友约我今晚六点钟去看电影《东方红》史诗，就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还得吃饭、往返，怎么不叫人着急呢！

我拿起锁头，还没出屋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

“同志，这只桶的耳子坏了，想修理一下。”来人看样子是个社员，说着把一只桶放在地上。

我从心里往外不痛快，人家等着看电影呢，你却偏来凑热闹！修理桶，你早干啥啦？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下班了！”

“是呀，给工人师傅添麻烦了。我这只桶是刚坏的，紧忙着赶来，没成想过点了。”

“明天修吧。”我惦着看电影，恨不得马上脱身。

那个社员脸上现出为难的样子：“我的活才干半道，最好现在给我修上，毛病也不大，就是桶耳子豁了。”

见他为难，我倒不好意思起来。心想：算了，给他修修吧，打发走了，我好快点回家吃饭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走近桶跟前低头一看，“怎么？是大粪桶呀！”

我几乎惊叫起来。

“是呀，”那个社员说，“我掏大粪半道上桶耳子豁的。”

我看看那沾满粪便的大粪桶，又看看自己刚刚洗净的双手，闻着那一阵阵呛鼻子的叫人恶心的气味，不由皱起眉头，后退了半步。

“同志，实在对不起！我怕不赶趟，连粪桶也没顾上刷，就送来修理。”那个社员又很抱歉地说。

他的话，我根本没听进去。我想，这么脏的大粪桶，也没法伸手呀！这也太不讲卫生了，我正在那儿怔着，张师傅进来了。

“张师傅，散会了？您怎么不回家？”我迎上去问。

张师傅慈祥地一笑：“我不放心你这个学徒工啊。”说着，张师傅又顺手递给我一份学习材料。

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无声地算作回答。接过材料一看，原来是党中央领导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，立刻高兴地捧在手里。

这时，张师傅问我：“小郑，你还没走，不是下班了吗？”

“您看。”我指指那只大粪桶。

“噢，来活了！”张师傅乐的银眉抖动起来。

我知道，他就是这么个怪脾气，一说有活干，连饭都不愿吃了。我心里话，今个儿你先别乐，一会你也得沤鼻子。于是，我鼓着腮帮子说：“张师傅，是大粪桶！”

“大粪桶。”张师傅听我的口气不对，看了看那只大粪桶，又看了看我的脸色，似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
“张师傅，我这只桶的耳子坏了……”

不待那个社员继续说下去，张师傅早坚定地说：“没关系，能修。”张师傅说着拎过大粪桶，蹲下去就摆弄。张师傅一边看桶耳子一边对我说：“小郑，已经下班了，你回去吃饭吧。”

张师傅的言行使我感到万分惭愧，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就红了。张师傅那样不怕脏不怕累，我怎能急着回家呢！我见张师傅正往下起那只坏了的桶耳子，忙拿起一块薄铁板，做起桶耳子，张师傅回头看看我，嘴角浮出了笑纹。

几分钟以后，张师傅把桶耳子换好了。那个社员同志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工人师傅！”

“不。”张师傅急忙说：“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，我们支援的很差，为农业服务做的很不够。你们是不是还有需要修理的工具、农具？”

那个社员同志见张师傅态度诚恳，便说：“我们二小队没啥了，三小队还有四只大粪桶，坏了丢在仓库里。”

“他们咋不送来修？”

“他们说大粪桶又脏又臭，拿来找工人师傅修理，怕叫师傅为难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张师傅的眉头皱了几下，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的样子，低声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差距呀！”他又抬头对那个社员同志说：“明天是我们门市部公休日，我带上工具材料去给三小队修好。”

“你不休息了？”那个社员同志问。

“明天一早我就去。”

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走到张师傅面前：“张师傅，明天我也去！”

“你也去。”张师傅看着我说，“小郑，我赞成你去，你应该去。你要认真学学这份重要讲话，眼下，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，全党动手，大办农业，正在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！我们革命工人应该主动多出力呀！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击‘四人帮’。咱不能小看那几只大粪桶，没有大粪臭，那来五谷香？明早咱们一起去，咱们挨着队走。”

听到张师傅同意我去了，我不由高兴地笑出声来，但是笑的总不够自然。我偷眼看看那个社员同志他却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。

（原载《百花》1977年一期）

退休

县委组织部部长马明又犯病了。他整整咳喘了一夜，抱着枕头倚着被几乎通宵未睡。早晨起来时，眼皮下垂脸色苍白，甚至连腰都直不起了。他在老伴的扶持下，吃力地梳洗完毕，勉强喝下一小碗大米粥。然后把一瓶治气管炎的药装在兜里，拿起手杖去上班。老伴心疼地劝阻说：“你别去了，在家歇一天吧。”“不行啊。”马明的嗓子像拉风匣似的呼呼啦啦直响：“今天上班要和几个干部谈话，谈退休的事，都约定好了。”这“退休”二字，立刻又勾起了老伴的心事，她跟在老头子身后，紧忙着又嘱咐了一句：“我跟你说的话，可别当耳旁风，你可别退休呀！”“唠叨啥！”马明不耐烦地应了句，就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家门。

今年的气候又有些反常，都快到“谷雨”了，天还挺凉，六七年级大北风还“嗷嗷”地叫着。马明刚走出院子，就被风呛了几口，憋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才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。马部长的气管炎病是战争年代落下的，解放后经过医治已经基本好了，有十几年没犯了。文化革命中，他也“幸运”地享得了烤炉子、戴高帽、住牛棚等待遇，使得气管炎复发。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，病越来越重，肺部和心脏都受到了影响，生命也处在危险中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组织上送他去疗养了一年，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。他

身体虽然好多了，但这缠人的气管炎病却难以去根，一冷热不当或劳累过度，就非犯病不可，严重时常常是十天半月不能下炕。马明偏又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，他想自己已十年之久未给党工作了，如今已六十多岁了，剩下时间不多了，应该抢着多为“四化”做点贡献。不管病的多重，只要能下地，他就咬牙坚持去上班。

从马明家到县委正好是顶风，以往遇到恶劣天气或犯病时，都是儿子马辉用自行车送他上班。现在马辉去外地学习，马明就只好自己徒步出征了。足足有十分钟，他还未走出二百米，有时是好不容易迈出一步，又被风顶回半步。他抬腕看看表，只差五分钟就八点了。“糟糕！”他在心里说，“今天要迟到。”不由拚力加快了行进速度。猛然，一阵更强的北风吹过来，马明抵抗不住身不由己的晃了几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经过，车子的小把，恰好挂在他被风鼓起的衣服上，马明一下子被带倒了。骑车人戴着挡风沙的大墨镜，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，唯恐被叫住有麻烦，弓腰使劲往前蹬着车子。马明心想，这也太不讲道德了，碰倒了人竟置之不理扬长而去。不由使劲喊道：“哎！你回来。”骑车人愣怔一下，急忙转回到马明身边：“哎呀，是马部长，我真该死！”这是个六十刚出头的胖子，虽然肥得平时走路都“哈油”了，这阵子手脚可怪麻溜的。自行车也没顾上支，往地上随便一扔就去扶马明。马明站稳以后，才认出碰他的人是卫生局副局长韦义。马明和韦义除了一般的工作关系，还多着一层关系。那就是韦义的女儿县邮电局话务员韦丽，和马明的儿子县造纸厂锅炉工马辉，正在热恋之中。虽然还没有正式订婚，但彼此都已认为这是板上钉钉了，韦义和马明也自然而然都把对方作为儿女亲

家来看待。韦义用手拂去马明身上的土，十分关切地问：“马部长，您又犯病了？病成这样就在家歇几天嘛。”

“你的病好了？”马明上下打量韦义一眼，他对韦义因为关节炎而两月之久不能上班总有些怀疑。

“哪好呀。”韦义显然带着三分气：“两个关节就和灌铅似的，酸疼酸疼。这大冷天，也不知你们部里谁心血来潮，通知我八点开会。真要命！这大北风也蹬不动车子呀！”

马明担心迟到：“你快头里走吧。”说着，自己拄棍就走。

韦义一见急忙扶起车子说：“马部长来您坐上，我推您上班。”

马明推开韦义的手：“你不是有关节炎吗？”

韦义讪笑一下：“有是有，但推您还是应该的嘛。”

“不，我还是自己走有把握。”

韦义见马明执意不肯，就退一步说：“那我陪您一起走，您扶着车子。”

马明在这位未来的亲家面前向来话少，因为他有了经验，只要韦义和他单独在一起，总好问这问那，特别是有关人事调动的事。所以，每逢这种场合，马明总是尽量不开口，以免言多语失。果然，没走出十几步，韦义便凑过来问：“马部长，今天这个会谁主持？是不是动员退休呀？”

马明对这种探听风声的作法极为反感，冷冷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韦义碰了钉子，但并不介意，他马上换了话题，更加亲热地说：“马部长，最近新出一种治气管炎的特效药‘牡荆丸’，昨天有人出差去广州，我嘱咐给捎十瓶，买回来您吃吃看，听说挺有效呢。”

马明不能不表示感激了：“老韦，你又费心给我买药，上次买的药还有呢，而且药钱你还没有拿去呢。”

“看您说哪去了，咱们是同志加亲戚嘛。您身体好好的，多干十年八年，大树不倒，我们不也都借点荫凉。”韦义说着，压低声音问：“马部长，我听说您要退休，这事是真的吗？”

马明一愣，心想，前天县委李书记和自己谈话的事，韦义这么快就知道了，真是名不虚传的“消息灵通人士”。前天，县委主管组织工作的李书记和马明谈工作时说，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，把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干部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。应该妥善地安排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的老干部退休。在议论退休对象时，马明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为了党的事业，主动向李书记提出了自己退休的申请。李书记当时没有表态，要他认真考虑考虑再说。马明回家和老伴一讲，老伴倒也没有反对，而是说：“退就退吧，也让年轻干部有个锻炼机会。”哪知道第二天老伴的态度就变了，说啥也不同意了。马明哪里知道，韦义跑去做了工作。

马明已经打定主意，在同几个应该退休的干部谈话以后，就去找李书记再次表明态度。但是他不想让韦义摸去底，就含糊其词地说：“谁说的？没影的事，还没一定呢。”

“但愿是谣传。”韦义不放心：“老马，你可千万要拿定主意呀。这年月人都势力眼，你在台上有权啥事都好办，一退休就是白丁一个，说话就不灵了。”

这些话，昨天晚上老伴也和他唠叨过，马明非常反感：“老韦，你这话不好，就是退休了国家也给一定待遇。再说，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，人总要不老嘛。”

“老马，”韦义真的急了：“你这个人哪，就是太死心眼。‘人在